

Rensheng Kulu Sanwen Congshu

人生 **苦旅** 散文丛书

悲 怆 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

张昌华 汪修荣 王浙英 主编

人生苦旅散文丛书

★悲 抢 卷

藏书



人生苦旅散文丛书——悲怆卷

张昌华 汪修荣 王浙英 主编

责任编辑:鲁书潮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合肥永青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20,000

版次: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86-9/I·1474

定价:11.6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启 事

本书由张昌华诸先生主编,由我社出版,经多方联系,已取得大部份作者/译者的出版授权。但仍有部份作者/译者,因种种原因一时无法取得联系,我们在此致致歉,并请上述作者/译者见书后,请速与本社联系,以便奉寄稿酬及样书。

谢谢合作!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

目 录

生与死	[意大利]达·芬奇(1)
关于死	[日本]三木清(3)
死亡	[英国]泰勒(9)
死亡的沉思	[德国]尼采(10)
死之忏悔	[日本]古田大次郎(11)
像一颗流星	[西班牙]阿索林(13)
少妇的梦	[亚美尼亚]西曼佗(17)
秋之歌	[日本]岛崎藤村(19)
影子	[波兰]普鲁斯(21)
悲哀论	[法国]蒙田(25)
两个葬礼	[阿富汗]乌尔法特(29)
墓畔哀歌	石评梅(31)
世间最美的坟墓	[奥地利]茨威格(36)
当我去世的时候	[俄国]屠格涅夫(38)
记住我	[英国]泰斯特(39)
祭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文	孙中山(41)
“五卅”殉难烈士墓纪念碑碑文	蔡元培(42)
给妹妹们的遗信	[捷克]伏契克(44)
致家人书	[美国]约翰·布朗(46)

枇杷	王以仁(49)
回忆爸爸	[美国]格·海明威(53)
背影	朱自清(61)
父亲	鲁彦(64)
父亲	冯亦代(66)
滚烫的回忆.....	毛岸青、邵华(74)
黄土	邹志安(80)
母亲的葬礼	[英国]萧伯纳(82)
母亲的死	[俄国]谢·托尔斯泰(85)
我的母亲	[法国]罗曼·加里(92)
母亲的回忆.....	朱德(100)
我的母亲.....	胡适(104)
芭蕉花.....	郭沫若(109)
我的母亲.....	丰子恺(113)
我的母亲.....	老舍(117)
亲爱的比埃尔.....	[法国]居里夫人(122)
最后一天.....	许广平(126)
谁说草木不通情.....	章含之(131)
梦里花落知多少.....	三毛(146)
祭亡妻黄仲玉.....	蔡元培(162)
给亡妇.....	朱自清(165)
槐园梦忆.....	梁实秋(169)
怀念萧珊.....	巴金(174)
亡人逸事.....	孙犁(187)
丧妻日记.....	竺可桢(192)
奠六弟.....	台静农(200)
哭小弟.....	宗璞(203)

殇儿记·····	叶 紫(209)
墓·····	何其芳(212)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德国]恩格斯(217)
悼列宁·····	[苏联]斯大林(220)
拿破仑·····	[法国]福煦(222)
莎士比亚纪念日的讲话·····	[德国]歌德(225)
悼念乔治·桑·····	[法国]雨果(231)
贝多芬百年祭·····	[英国]萧伯纳(234)
在莫泊桑葬礼上的演说·····	[法国]左拉(240)
悼念玛丽·居里·····	[美国]爱因斯坦(242)
永生难忘·····	[意大利]索菲亚·罗兰(244)
海上哀音·····	黎烈文(248)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林徽音(252)
风雨中忆萧红·····	丁 玲(258)
伤逝·····	台静农(263)
鲁迅之死·····	林语堂(266)
北京的柿子·····	[日本]水小勉(269)
夏洛琳·巴尔大妈·····	[美国]福克纳(277)
阮玲玉之死·····	夏丏尊(279)
切梦刀·····	李健吾(282)
黄庐隐·····	谢冰莹(285)
花圈·····	李广田(289)
眠月·····	俞平伯(291)

生 与 死

[意大利]达·芬奇

啊，你睡了。什么是睡眠？睡眠是死的形象。唔，为什么不让你的工作成为这样：死后你成为不朽的形象；好像活着的时候，你睡得成了不幸的死人。

每一种灾祸在记忆里留下悲哀，只有最大的灾祸——死亡，不是这样；死亡把记忆和生命一股脑儿毁灭。

正像劳累的一天带来愉快的睡眠一样，勤劳的生命带来愉快的死亡。

当我想到我正在学会如何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学会如何去死亡了。

年岁飞逝，它偷偷地溜走，而且相继蒙混；再没有比时光易逝的了，但谁播种道德，谁就收获荣誉。

废铁会生锈；死水会变得不清洁，在冷空气里还会冻结；懒惰甚至会逐渐毁坏头脑的活动力。勤劳的生命是长久的。

河川之水，你所触到的前浪的浪尾也就是后浪的浪头；因此，对于时间要珍惜现在。

人们错误地痛惜时间的飞逝，抱怨它去得太快，看不到这一段时期并不短暂；而自然所赋予我们的好记忆使过去已久的事情如同就在眼前。

我们的判断，不能按照事情的精确的顺序，推断不同时期所

过去的事情，因为发生在许多年前的许多事情和现在仿佛是密切关联的，目前的许多事情到我们后辈的遥远年代将视为邈古。对眼睛来说也是如此，远处的东西被太阳光所照的时候仿佛就近在眼前，而眼前的东西却仿佛很远。

唔，时间！你消蚀万物！唔，嫉妒的年岁，你摧毁万物，而且用坚利的一年一年的牙齿吞噬万物，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叫它们死亡！海伦，当她照着镜子，看到老年在她脸上留下憔悴的皱纹时，她哭泣了，而且不禁对自己寻思：为什么她竟被两次带走。

唔，时间啊，你耗蚀万物！唔，嫉妒的年岁，万物因你而消逝！

芬荣 译

关 于 死

[日本]三木清

近来,我并不那么惧怕死亡了,这也许是年龄的缘故吧。以前,我曾那样地思索过死亡的恐怖,并将这些思想写了下来。

没想到,我收到的带黑框的来信逐渐增多。这几年中,我只一次遇到亲人谢世。而且,我还目睹过无论怎样痛苦的病人在死亡的一瞬都得到了安宁。即使扫墓,往日那种阴郁的情绪也一扫而光,我觉得将坟墓称之为“安宁的归宿”是最能贴切地表达实际感受的语言。

我不大生病,一旦卧床上,便会意外地感觉到心灵的平静。除非生病,否则不可能感到心灵平静已是现代人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很有现代人特色的病态之一。

实际上,如今大多数人不是只在病愈之时才感觉到健康吗?这与年轻人的健康感大不相同,恢复期的健康感是有意识的,不稳定的。假定所谓健康就是像生机勃勃的年轻人那样,是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否健康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恢复期的健康感便不能叫作健康。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没有年轻人那种健康了。彼特拉克^①等人体味到的健康不过是恢复时期的健康。由

^①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古典学者。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抒情诗人,十四行诗的创立者,除《抒情诗集》外,还著有《阿美利卡》等。——译者

此产生的抒情主义也带着文艺复兴的特征。因此，企图恢复古典的文艺复兴其实并非古典的，而是浪漫的。在那个时代，新古典主义只有依靠新兴的科学精神才可能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者不是拉斐尔，而是莱奥纳多·达·芬奇。健康只有作为恢复时期的健康才能被感知，正是现代浪漫、抒情的本质特征。如果把现代当作新的文艺复兴，那么，由此产生的新古典主义精神又该是怎样的呢？

随着亲属、亲爱者逝世的增多，我对死亡的恐怖感反而淡薄了。我感觉自己与死者比与生者挨得更近，这种感觉大约是受了年龄的影响吧。三十岁的人对二十岁的人比对四十岁的人更有亲近感；而四十岁的人则对五十岁的人比对三十岁的人更有亲近感。四十岁便是步入老年，这种说法体现了东方的思想意识。这不单单意味着身体的衰老，更意味着精神的成熟。到了这个年龄的人甚至可能感到死是一种慰藉，认为死亡恐怖不过是一种夸张的、病态的说法。即使是我崇拜备至的帕斯卡^①也是如此。事实上，死亡是平和、安宁的，这种思想是精神健康、成熟的标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含笑而死的中国人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健康的民族吗？如果按照歌德的定义：凡病态的即所谓浪漫主义的，凡健康的即所谓古典主义的。那么，可以说，死亡的恐怖是浪漫主义的，死亡的平静则是古典主义的。感觉到死的平静便是达到了生的现实主义。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为现实的看法是相当有意义的。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如果以这位中国人的性格为背景，就会对这句话产生真切的感受。帕斯卡非难蒙

① 帕斯卡(1623—1662)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译者

田^①对死漠不关心。我读了蒙田的著作，认为他具有近乎东方智慧的思想。他写道：“至高无上的死是预先没有想过的死。”中国人与法国人如此相似，令人瞩目。

我不是想要表明探究死亡毫无意义。死亡是一种观念。一切名副其实的观念都产生于死亡这一观念；对于现实或对于生的思考也产生于死亡这一观念。在生与死尖锐对立的欧洲文化基础上——这里面有基督教的深刻影响——创立了欧洲思想。由此，便产生了所谓东方没有思想的说法。其实，东方并非没有思想，只是其思想的意义与欧洲不同。因此，在与西方思想相对立而主张东方思想的时候，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再推敲所谓思想是什么。

对我来说，死亡的恐怖为什么变得淡薄了呢，这是因为与自己亲人死别的次数逐渐增多了。假设我能与他们再次相见——这是我最大的愿望——那么，除非我死，否则便不可能。我知道，即使我能活百万年，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可能再见到他们。也就是说，我活着再见亲人的概率为零。自然，我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死后是否能再见到他们，但是，有谁敢断言我死后再见亲人的概率为零呢？因为还没有一个从死亡之国返回的人。将两个概率相比较，显然后者比前者存在着更大的可能性。如果，我必须目睹其中的一方，那么，我当然是目睹后者。

假设没有任何人死，那么，一定会有企图一死的人站出来：“我去死死看。”人类的虚荣心之强，甚至可能以死为对象。人们能够立刻领会这种虚荣的心理，并且加以嘲笑。然而，在这个

^① 蒙田(1533—1592)法国作家、思想家，著有《随笔》三卷，此外，还有《意大利纪行》等书。——译者

世界上，许多因虚荣心而发生的与此相比毫不逊色的事件，人们却不容易发现。

难道不是在灵魂空虚、毫无寄托这一点上，人类才是不死的吗？因为有了寄托才不能与死相分离，这就意味着人类因为有了寄托才会死。有着深刻寄托的人，死后有自己的归宿。因此，所谓对于死亡的准备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执著的追求和寄托。我既有了真正热爱的事业，那么这事业就会制约我的一生。

死亡问题是与传统问题相联系的。如果不相信死者能复生，又怎么能够相信传统呢？死而复生的也许是死者的业绩，而不是这业绩的创造者。然而，被创造的业绩难道可能比创造者更伟大吗？可以认为：原因大于或至少等于结果是自然的法则。创造者的业绩尚且能够死而复生，创造者本身不是更具有死而复生的力量吗？假如，我们盼望柏拉图作品的永存比盼望他本人的永生更热切，那么，这只能证明我们虚荣的心理。对于我们真心热爱的人，我们难道是盼望他业绩的永存比盼望他的永生不死更热切吗？

原因至少等于结果是自然的法则。然而，在历史上，却往往是结果大于原因。也许，这是历史的法则。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就意味着，比历史更为强大的原因不在我们自身，而在超越我们的事物。我们能够认为，超越我们之上的事物仅希望历史上出现的结果死而复生，却不希望造成这结果的原因死而复生吗？如果，我们能够让自身过去的东西复苏、再生，那么，对于具有这种力量的我们来说，难道可以想象创造者比被创造者更难以复苏、再生吗？

我不是想要肯定或否定人之不死，我要表明的只是：研究死

者的生命并不比研究生者的生命在理论上更困难。死是一种观念。因此，依赖这种观念的力量度过人生的人，往往是以抓住关于死的思想为其出发点的。一切宗教莫不如此。

传统的问题是死者生命的问题，而不是生者成长的问题。通俗传统思想的谬误（这种谬误连谢林、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大哲学家也不例外）在于：将一切事物由过去逐渐成长起来这一过程当作传统思想。基于这种理解，就无法从自然哲学的观点来理解作为绝对真理的传统思想的意义。只要是在自身生长中寻找传统思想的意义，那么，所谓传统思想就只不过是相对的。绝对的传统思想不是以生者成长的理论而是以死者生命的理论为其基础的。过去，已注定死亡了。对于活着的现在来说，已经死去这一意义便是绝对的，而半生半死、漠然地做个表象的过去，对于活着的现在来说，却不可能是绝对的。过去，首先必须死才是绝对的。这个绝对的过去是绝对的死亡还是绝对的生命？死去的既不会像活着的那样生长，也不会像活着的那样衰老。如果死者的生命可信，那么这生命就一定是绝对的生命，而绝对的生命必定是真理。因此，换句话说，传统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在过去是真理或者不是真理这二者之中选择其一。这并不是把自然地融进我们生命，并自然地成为我们生命之一部分的过去作为研究的课题。

这种传统思想必须与所谓历史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历史观念与进化主义相同，是近代思想之一，其自身又可成为进化主义。如果我们以基督教，特别是该教义中的原罪说为背景来理解传统思想就非常容易了。但如果原罪的观念根本不存在或者已经丧失又该怎么办呢？像彼特拉克那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就是不把原罪当作原罪，而是当作疾病来体验的。尼采自

不必说了。在纪德^①这样的当代人道主义者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也是同样意义上的对疾病的体验。用对疾病的体验代替对原罪的体验正是近代思想的开始与终结。人道主义可能就是不以原罪的观念而以疾病的观念为其出发点的吧。罪恶与疾病的差异在于何处呢？也许在于：罪恶是死，而疾病仍然是生；死是观念，而疾病是经验。然而，无论怎么说，都不可能从疾病的观念中引导出传统思想。那么，在不存在原罪观念的东方思想中，传统思想以及人道主义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问题关系到对于死亡的意见。

李云云 译

① 纪德(1869—1951)法国文学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死 亡

[英国]泰 勒

死亡对人诚然是一场巨变，这点尚在世间的人大概无有不知。试想一个人童年时的雪肤丰颊，慧眼明瞳，少年时的矫健活泼，二十四五岁时的蓬勃精力与坚强筋骨，曾是一种如何光景，而老来之后的瘦损干瘪、憔悴枯槁，新葬之后的可憎可怖，令人嫌恶，这中间的悬殊确属巨大莫测。同样，我看过迎春初放绽破花蕾的红玫瑰，那美艳粲若晓空丽日，那娇嫩宛如玉露凝香；然而一旦当狂风不顾她少女般的羞涩，排闥直入，把兰闺深处的一切摧残殆尽，那其中的细腻风光顿时蒙上一层阴暗，逐渐呈现萎靡衰败；垂头丧气，茎摧梗折，入夜更枝叶飘零，颜色褪落，辗转委顿于荒芜秽草之中。

花的命运如此，每个男女的命运亦然……

高健 译

死亡的沉思

[德国]尼 采

生活在这一片混乱的街道、日常必需品和噪音之中，常带给我一种阴郁的愉快。有多少的享受、焦急和欲念，又有多少饥渴或酩酊的人生显现在此处的每一刻！对所有这些嘶喊、活跃而热爱生命的人们，它很快就会变得宁静！每个人的影子——他那黯淡的旅伴——总是站在他后面！就像是移动之船将要启航的最后一刻：人们彼此之间有着更多的话要说，而时间分分秒秒在催促，孤独沉默的大海在嘈杂的喧嚷声中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对它的俘虏竟是如此贪婪和肯定！就整个生命的历程来看，如果说过去是一片空白，或者只是不值一提的小插曲，那么最近的将来便是一切：故而乃有这憎恨、这哭泣、这充耳不闻以及自我扩展！大家都想在将来独占鳌头成第一流——而死亡与其宁静则是对一切的未来唯一可以肯定的事！这种对一切均肯定且普遍的仅有之事是多么的奇怪，预习对人类丝毫没有作用，自认为死亡之兄弟的人们则是离死亡最为遥远！

看到人们一点也不想去思索死亡的概念，真使我十分高兴！我会乐于不厌其烦地去提醒人们深切关注对生命的概念之探讨。

余鸿荣 译